

关
山
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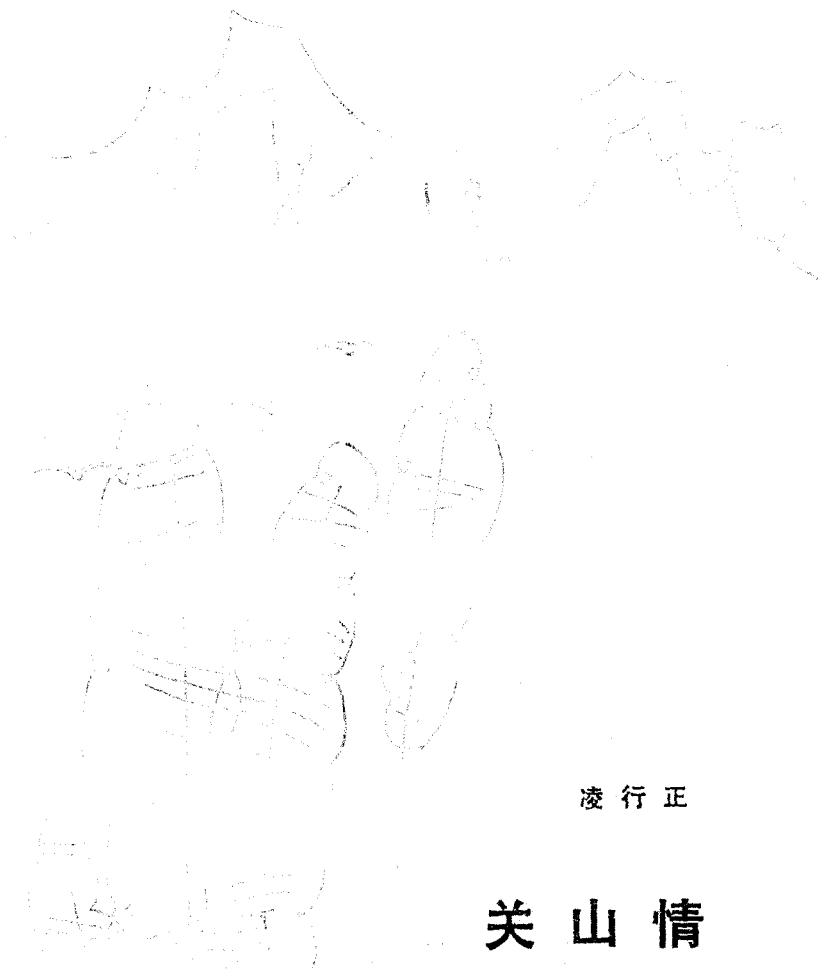


文
学

凌行正

关山情

四川文艺出版社



凌行正

关山情

四川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集收入了作家凌行正创作的散文二十三篇。文章短小精干，朴实而耐人寻味。或挥笔抒怀，或借景言志，生动地展现了祖国的山山水水，以及生活在这片美丽土地上的众多的人。

责任编辑：曾志明

封面设计：章 凯

关 山 情

凌行正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成都印刷一厂印刷

开本787×960毫米 1/32 印张5.75 插页3 字数93千
1986年2月第一版 1986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530册

书号：10374·89

定价：1.00元



作者近影

目次

塞上松风	1
饮马柳川河	8
壮哉，嘉峪关	17
高台凭吊	22
月落祁连	28
迟贴的窗花	33
长岛一瞥	38
呵，毯毯呢……	43
“龙头”纪胜	54
汇入大海	62
晚来游客稀	69
房东	74
探望	80
高处不胜寒	88
绿色的诗行	96

杨建章	99
喜讯声中怀总理	126
高原上的“岛”	134
普布扎西的战友们	144
边巴甲波	154
枪	160
遥远边疆的黎明	164
热火溶化风雪寒	175
后 记	181

塞 上 松 风

塞外——我梦魂萦绕的塞外呀！当我低声吟哦“秦时明月汉时关”的时候，我想象过你；当我悉心倾听“胡笳十八拍”的时候，我眷恋过你；特别是当我激越高歌“筑起我们新的长城”的时候，我渴望过你……遥远的塞外呀，你为何如此强烈地唤起我的向往？又为何如此缠绵地牵动着我的情思？

呵，我这个长期奔波在巴山蜀水的兵卒，现在到了什么地方？该不会是梦幻吧？我仰视透明的蓝天，觉得自己渐渐变小了，变小了；我俯瞰千里旷野，又感到胸怀猛然开阔了，开阔了。我走在雨裂沟纵横的土地上，看那一抹鹅黄，却不是油菜，而是大片的葵花地。捧起穗儿弯弯，竟不是稻谷，而是沉甸甸的黍子。那一望无垠的棕紫色的雾霭呢？是快要成熟的红高粱！哦哦，我简直迷惘了，惶惑了……我踏着晨露再往前行，雨后的草原野花竟

放，象一块刚浸过水的花头巾，连露珠儿也都是五颜六色的了！我在一片长势茂盛的草丛里蹲下来，发现那湿漉漉的沃土中，拱出一个个白色的小骨朵。这是什么？它们象幼儿园胖娃娃在作游戏，还围成一个半圆圈哩！呵，这是蘑菇，是名闻遐迩的口蘑呀——我清醒了，明白了，我已经来到朝思暮想的塞上！

在一个落霞如火的傍晚，我登临塞上名城张家口市附近的一段长城。这段长城，自有它独特的风采和气势。它筑于悬崖绝壁之上，徘徊于重峦叠嶂之间，顺着东、西太平山的峻峭山脊蜿蜒而下，在峡谷底形成了一个险要隘口。隘口处凿一城门，名“大境门”，上嵌四个巨字：“大好河山”。我在城墙上踽踽而行，抚摸着被烈日曝晒得暖烘烘的一块块方砖，默数着一垛垛古老的堞雉，心潮翻滚不已！

我们的祖先，远在生产工具和科学技术极不发达的年代，就给我们中华民族留下了这条一万二千多里长的长城。经过历史风雨的剥蚀，战火硝烟的锻烧，今天，它还是这般的昂首苍天，巍巍峨峨！有人说它是我们民族的脊梁，然而我觉得，它是祖先留给后代的一行铜浇铁铸的诗句，永远在向我们倾述着什么，启迪着什么……

可是，它在倾述着什么、启迪着什么呢？我缓步走着、想着，猛抬头，一个老年一个中年两位同行迎面而来。他们都头戴钢盔，腰束皮带，黑马靴上沾满黄泥。人未近，那仆仆风尘却兜面扑来。我奇怪，他们是来游山玩水的吗？不，哪有这样打扮的游客？

那位老军人目光灼人，步履雄健，边走边往城门那边一指，声如洪钟似地向中年军人问道：“大境门上的四个字：大好河山，知道是谁的手笔吗？”

中年军人潇洒地答道：“赵维岳，过去的一个都督。”

老军人又问道：“此人治军如何？”

中年军人愕然了。摇摇头说：“这个……”

老军人停住脚步，取下钢盔，擦了擦灰白鬓角上的汗水，然后手扶城堞，蹙起眉头，不无幽默地说：“我也是听来的小道消息。这位赵都督治军颇严，计划生育也不错，就一个公子。当时边关吃紧，赵都督严令将士不准离营乱跑，违者斩。嘿嘿，谁知这位赵公子满不在乎，跳墙跑了出去，寻欢作乐，鱼肉乡里，真的被赵都督捉回来杀了头。此后，塞外的百姓们都尊称他为赵绝户。”

中年军人一笑：“绝户也算尊称？”

老军人觑了他一眼，严肃起来，声调深沉地说：“自古以来，治军严明的将领，总是受到老百姓尊敬的。”

中年军人恍然有悟，不自觉地把马靴一磕：“是的！”

老军人满意地点点头，戴上钢盔，将手一挥说：“下去吧，到‘大好河山’下留个影，也算临别纪念！”

中年军人微微扶着他，沿着石级往城下走，边走边切切地说：“师长，你留下的这副担子，我感到很沉。虽然我在装甲兵学院学过几年，可咱们师装备是新的，机械化程度又高。反正，挑不动的时候，我就去请你回来。”

老军人爽朗地笑了，摆了摆手，说：“你请不回来我。不过，有人能把我请回来……”

“让我猜猜，”中年军人机敏地打断他的话，“是不是入侵的敌人？”

老军人用指头点了点他，放怀哈哈大笑起来。

至此，我听明白了，这两位是正在交接班的新老师长。不过，他们为什么到长城上来交接班？而且戎装紧裹，如赴前线呢？

我随他俩走下城墙，也来到大境门下。嗨！沿着大境门一侧的长垣下，停放着一长排披着伪装网

的越野指挥车。有的车尾上，象京戏中武将戴的头盔，晃动着两根象野鸡翎似的天线杆。不用问，他们是在进行野营训练呵！

老师长走到队列整齐的数十名年青指挥员面前，说道：“大家都看到了吧！察绥抗战时候，吉鸿昌将军率领着同盟军健儿，就是从这座大境门冲杀出去，血战多伦，直捣寇巢；解放战争时候，我们晋察冀的勇士们，活捉了敌人师长，凯旋归来，也是从这座大境门经过的。所以我说，这城门上的四个大字：大好河山，不是那位赵都督一人的手笔，而是无数的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用血汗共同书写的，其中也包括你们——参加这次合成军野营训练的同志们的血汗！……”他的右手臂挥舞着，宛如一支正饱蘸浓墨疾书的大笔。此时，落霞烧红了大境门上的四个巨字，给它们镀上了点点赤金。

一阵晚风从城门洞那边吹过来，扬起一片黄沙。老师长屹立不动，继续讲着：“……当然，要了解长城，知道这些还不够，必须到宣化走一趟。古时候，这一带长城归宣化府管辖。在那里，有我们的光荣，也记载着我们的耻辱……”

我多么想跟他们一起去宣化呵！可是？……没什么，在我们部队上，尽管互不相识，但只要谈起都参加过某次战役，都度过哪条河，翻过哪架山，

彼此就能一见如故。我真幸运，应两位师长的邀约，也随着他们来到了宣化。

这是一座古色古香的边塞城镇。老远，就能眺望到几座拔地而起的城楼和一段城墙。风沙起处，当年征战的呐喊声似犹可闻。我们站在宣化城南的一座城楼下，听着老师长的讲述：“宣化城，是‘一条大街三个楼’。你们看这座‘拱极楼’，象不象北京的前门呀？象极了。为什么呢？这是明朝朱洪武坐北京后，为了抵御外侮，重修张家口一带的长城，派他的第十九个儿子到这儿来镇守，于是乎，这些亭台楼阁就跟着盖起来了……”我们沿着笔直的大街，由南向北，依次观看了“拱极楼”、“镇朔楼”和“清远楼”，最后在“清远楼”前停了下来。呵，好一座古老而又别致的城楼呀！青砖楼座下，有十字通道；拱形的十字中心砌成一个莲花瓣状。楼为木质结构，重檐多角，绿脊金瓦，层叠而上，虽经五百多年的风雨侵蚀，仍然巍峨屹立。楼内悬一巨大铜钟，高数丈，重万斤，据传声闻四十里。楼的四角，挂着几幅匾额，尽管字迹斑驳，但仍能辨认出：“声通天籁”、“镇靖边氛”、“耸峙岩疆”。

老师长仰望匾额，感慨万端地说：“清朝，康熙曾经从这里率师出征过；乾隆也到过这里，在

‘拱极楼’外阅兵，还亲笔写了‘神京屏翰’的匾额。可是到了晚清，大家都知道，只有丧权辱国罗！八国联军到北京，慈禧女皇带着光绪逃到这里。德日俄的军队又穷追到这里，屯驻南关，扬言要开炮轰城。后来，他们勒索了两万多两金银，才拔腿滚蛋！……”

听到这里，我们都沉默了。

老师长把新师长揽到面前，半晌，才说道：“明白吗？为什么在我向你移交工作之前，先向你‘移交’这座长城？……”

“明白，师长。”

饮马柳川河

这里，曾经是古战场吗？

据传说，这条黄羊山下的河流，古时候名叫干沙河。因它地处塞上，连年征战，每到春秋二季，狂风怒飏，刮得黄沙蔽日，昏天暗地；河道堵塞，路断人稀；连大片田野，也渐渐被沙尘吞噬了。后来，人们不堪风沙之苦，奋起根治土沙，疏浚河道，筑堤植树，沿河种柳数万株，并建万柳亭，柳川河始而得名。

我踏着河岸上赤黄色的沙土，穿过一株又一株粗大的柳树，在轻叩着古战场的门扉。走着走着，我不由得悄悄吟诵起儿时读过的一篇《吊古战场文》来。“浩浩乎，平沙无垠，复不见人，河水萦带，群山纠纷”——可是，眼前这通向塞外的铁路和公路，车水马龙，行人如织；铺向天边的青纱帐，把远山也染得一片苍翠；“蓬断草枯，凜若霜晨，鸟飞不下，兽铤亡群”——而此时正落日斜

照，长风轻拂，雀鸟投林，羊群归圈，雨后的塞上山川，令人心旷神怡……

哦哦，我禁不住暗自好笑起来。我心里吟诵的，和我目光所及的，是多么的不协调呵！那古战场毕竟已经遥远了，那《吊古战场文》也恍如隔世了。但是，关于柳川河的种种传说，总是强烈地诱惑着我，吸引着我，使我的脚步难以停住下来：黄帝与蚩尤角逐于涿鹿之野，果真是发生在这附近一带吗？明朝大将常玉春鏖战塞上，难道没留下一星半点的刀痕斧迹吗？

柳川河闪烁着粼粼波光，象眨着神秘的眼睛，不肯告诉我这些悠远的历史；古老的垂柳婆娑有声，也象在讥笑我迫古心痴。殊不知，正是你柳川河呵，你这古人留下的一面镜子，给子孙后代映出了一幅又一幅古代征战的图画；描绘出一个又一个忠于疆土的武士英姿……只要走近你的身旁，似乎又听见胡笳动地，角鼓震天；似乎又看见大帐连营，鹿头蔽日，出征塞外的将士们，踏露挂尘凯旋归来，扎营黄羊山，饮马柳川河……

“同志，停停，我们正在饮马！”

我蓦地被人拦住了去路。一个满身油污的年轻军人站在面前。我从幻觉中惊醒过来，抬头看去，呀！沿着柳川河上游一带的林荫里，真的是帐篷座

座，几乎和河岸上的青纱帐连在一起；炊烟缕缕，与田野上的暮霭溶织在一处。披着伪装网的大小军用车辆，正匆忙地穿行其间。可是，却不见一匹战马，听不见一声鸣嘶。我不解地问道：

“饮马？你们的战马在哪里？”

“请看——”他向河湾处一指。那里，在一片略呈三角形的河滩上，停放着一长列嵌着“八一”红星的崭新坦克。那巨大炮塔上又粗又长的炮管，有的滑稽地歪扭向一边，有的调皮地低指着地面。战士们在水里，在岸上，奔跑着，笑闹着，在擦拭一条条发光的履带，在冲洗一片片绿色的铁甲。往四处喷溅的水珠儿，在落日余辉中，显出一道弯弯的彩虹。

那年轻军人看我仍在寻找战马，便笑咪咪地说道：

“古诗中铁马金戈，难道不能变成现实吗？”

“噢——，铁马！铁马！”我恍然大悟。我为自己的一时呆滞而大笑起来，“那么，你们这是……”

“是在进行野营训练。今晚，我就要给连队作战前动员，你看，我正在作准备……”他掂了掂手中的军用小铁锹，指了指河滩上东一处西一处翻掘起来的新土。

我又感到奇怪了。这位年轻的指挥员，难道要用铁锹当笔，河滩当纸，来写动员讲话稿吗？他看出了我的疑惑，说：“你看，这次野营训练，上级给咱们选择的场地多好！是在古战场上，进行现代化的合成军训练呵！我想给战士们讲点历史，讲讲明朝大将常遇春。听说，常将军就战死在柳川河畔，后人留有一块石碑，但是，我没能找到它……”他的声调里，充满了惋惜和惆怅。

“训练动员，为什么要讲点历史？”我感兴趣地问。

他摆弄着小铁锹，调皮地朝我一笑，说：“不是你们这些老同志，要我们继往开来吗？对‘往’一无所知，怎么去开‘来’？有些人，缺乏自信心、自尊心，没志气、没理想，我看与不知道中国的‘往’有关。不晓得过去的战马，会热爱今天的坦克吗？我和指导员商量好了，自己办夜校，学历史，特别是近百年的中国史……”

这一番颇有见解的话，倒把我从“追古”的幽思中引到了“探今”的激奋中来。我不由细细打量起这位年轻的连级指挥员：他穿着坦克驾驶员的工作服，戴着安全帽，尽管身上沾染几处油污，但那白皙的脸庞，清秀的眉目，透着一股江南人的俊气。他被我看得不好意思了，把小铁锹往肩上一